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 
第五十五回 天興店施法見賊人 小鎮店吃酒遇故舊

話說雷鳴見濟公喝了酒，翻身栽倒，雷鳴哈哈大笑說：“和尚我打算你是個活神仙，事事未到先知，敢情你也被我制住了。”陳亮說：“二哥這是怎麼一段情節？”雷鳴說：“三弟，是我酒內下了蒙汗藥，將他麻倒。回頭我把他捆在道路，等他還醒過來，我差臊差臊他，看他跟我說甚麼？”陳亮一聽，說：“二哥，你這是不對，他是我師父，你也不應當。”雷鳴也不回言，提起和尚往東就走。陳亮祇打算雷鳴把和尚提在道旁，焉想到雷鳴來到東岸，一撒手將和尚拋下洞去，撥頭往西就走。陳亮也追過來，見雷鳴把和尚拋下洞去，剛要著急，見和尚往上一冒，露出半截身，齜著牙，嚇了陳亮一跳。陳亮說：“二哥你這不對，你這個亂子惹大了。濟公他老人家神通廣大，法術無邊，你要報應呢！”雷鳴說：“三弟，你別胡說了，我已用蒙汗藥把他迷住，拋在水內，還有甚麼法術？跟我走罷。”陳亮無奈，眼雷鳴往北走。走了有二里之遙，眼前是一道土崗，二人剛上土崗，就聽得有人說：“我死的好冤屈，不叫我見閻羅天子，叫我見四海龍王。龍王爺沒在家，巡江夜叉嫌我髒，把我轟出來，大廟不收，小廟不留，我死的好苦！我靜等害我的人來，我們是冤家對頭，我把他掐死！”雷鳴、陳亮抬頭一看，正是濟公，嚇得二人魂不附體，拔頭就往南跑，後面和尚寸寸就追，二人跑的緊，和尚追的緊，二人跑的慢，和尚追的慢。雷鳴、陳亮腳底下一按勁，跑出五六里遠，好容易聽不見草鞋響了，二人累的渾身是汗。雷鳴說：“老三，我們前面樹林子下歇歇罷！”二人剛一到樹林，和尚說：“二位纔來呀！”二人一看是濟公，嚇的撥頭就跑，和尚就追。二人好容易跑脫了，剛來到土崗，和尚站在土崗之上說：“纔來！”雷鳴、陳亮又往回跑，心中暗怪道：“怎麼和尚又跑到頭裏去？”二人復又跑到樹林，和尚又早到了，說：“纔來！”一連來回跑了六趟。雷鳴說：“別這樣跑了，你我往西南去。”二人往西南岔路來，好容易聽不見草鞋響了。二人實跑乏了，見前面有樹林子，雷鳴說：“老三，你我爬上樹去歇歇，躲避躲避。”說著話，雷鳴往樹上就爬，剛爬到半截，和尚在樹上說話了：“我看你往哪裏跑去？”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雷鳴定住。和尚下樹說：“好東西！我也不打你，也不罵你，我拘蠍來咬你。”和尚一唸咒，就見地下來了無數的青大蠍子，和尚摘下帽子來說：“我找蠍子去。亮兒，你給我看著。”說了，竟自往東去了。書中交代，楊猛、陳孝二位班頭同著傅有德在雅座等候多時，不見濟公下樓，眾人到樓上一看，沒了人。柴元祿說：“夥計，我們那位和尚呢？”跑堂的說：“早已走了，那位雷爺連你們雅座的飯帳都給了。”柴元祿一聽，說：“二位達官，幫我們到通順店去辦案去。”楊猛、陳孝點頭答應，說：“可以。”同著傅有德五個人，出了酒館，直奔通順店。到了店門首，柴頭到櫃房說：“辛苦，你們這個店裏住著一位姓華的麼？”掌櫃的說：“不錯，昨天走的。”柴元祿一聽，說：“了不得了，賊走了！”陳孝說：“不要緊，濟公他老人家神通廣大，法術無邊，要拿這樣賊，亦不費吹灰之力，易如反掌。二位班頭，跟我們到天興店去瞧瞧，回頭再說。”

二位班頭無法，連傅有德一同來到天興店。見客人王忠臥在床上，哼聲不止，陳孝說：“客人大喜！”王忠說：“唉，世界上最難受，莫過生死離別，我要做他鄉的冤鬼，異地的孤魂，喜從何來？”陳孝說：“我給你請了靈隱寺的濟公和尚來給你治病，他老人家神通廣大，手到病除，回頭少時就來。”偏巧這話給店裏夥計聽見，這店裏掌櫃的生長一個腰癱，有碗口大，疼的要命。夥計就告訴掌櫃的說：“你在門口等著，回頭你見了和尚就磕頭，求他給你治病，那是濟公活佛，手到病除。”這掌櫃的果然到門口，搬了凳等著。偏巧來了個和尚，掌櫃的趴下地就磕頭說：“聖僧救命！”磕過頭一看，是隔壁三官廟的二和尚，掌櫃的說：“為甚麼給你磕頭？”二和尚說：“我不知道你為甚麼給我磕頭？”掌櫃的說：“我等濟公和尚。”這位二和尚走了。

工夫不大，那邊來了一個窮和尚，來到近前說：“辛苦了！這店裏有閑房麼？我住店。”掌櫃的一看，和尚襤褸不堪，說：“我們這裏是大客店。”和尚說：“我在街口繞了個彎看過了，就是你這個店小。”掌櫃的一賭氣，轉過臉來不理窮和尚，焉想到和尚冷不防，照定掌櫃的瘡口就是一拳，打的膿血濺了一地，血流不止。店裏夥計一看，各抄傢伙，要打和尚，由裏面楊猛、陳孝躍出來，說：“千萬別打，為甚麼？”就見掌櫃躺在地下，“哎呀！哎呀！”直嚷，說：“和尚不好，和尚打死我了！二位達官別管，非打這和尚不可！”陳孝說：“先別打，你把情由說說。”掌櫃就把方纔之事一說，陳孝說：“這位和尚就是濟公呀！”掌櫃的一聽，說：“既是濟公，求你老人家給治治罷，這算白打了。”和尚說：“不白打，你好了。”說罷，由兜裏掏出一塊藥，放在嘴裏嚼了嚼，給他敷在瘡口之上，就見由瘡口往外流出爛肉，和尚口唸六字真言，“唵嘛呢叭咪吽！”用手一摸，立刻腰癱好了，復舊如初。

大眾這纔給濟公磕頭，把和尚讓到店內。見上房東裏間屋中，臥著客人王忠，哼聲不止，一見濟公進來說：“聖僧，我這裏病體沉重，不能給你老人家行禮，聖僧慈悲慈悲罷！”和尚說：“好辦！”叫夥計拿半碗涼水，半碗開水，和尚掏了一塊藥，扔在水內化開，給客人王忠喝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覺著肚子“咕嚕嚕”一響，氣引血走，血引氣行，出了一身透汗，五臟六腑，覺著清爽，身上如失泰山一般，立刻病體痊癒。和尚出來，到外面屋中坐下，傅有德坐在那裏，淨等和尚給找黃金下落。和尚一看說：“柴頭、杜頭，你們救了人，不教人家上吊，又沒有六百兩銀子，這不是叫我和尚為難？”傅有德說：“師父，不必為難，你們三位辦你們的公事，我自己就走了。”屋裏王忠聽見，叫陳孝出來問是怎麼一段情節。柴頭就把上回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，客人王忠說：“把傅有德叫進來，我今日給他六百兩，教他也不必尋死，就算我替濟公濟了他。”陳孝一聽，心中甚為歡悅，一想：“這件事倒做的周全。”拿了六百兩銀子，遞給傅有德，傅有德道了謝，拿著銀子出來說：“師父你老人家不必為難了，有王客人周濟我六百兩銀子。”濟公一看，照傅有德臉上“呸”啐了一口，說：“你真好沒根由！我給你找不著十二錠黃金，你再要人家的銀子，你認識人家麼？”

鬧得傅有德臉上一紅一白，又把銀子給送到屋裏，自己一想：“倒莫如我一死。”和尚說：“傅有德你的十二錠金子被誰偷了去，你可知道？”傅有德說：“就是那少年拿繩子偷去。”和尚一撩衣襟，說：“你來看！”連柴元祿、杜振英都一愣，見和尚貼身繫著一個銀幅子，露著十二錠黃金，二位班頭也不知和尚是哪裏來的。和尚叫傅有德瞧瞧，“是你的銀幅子不是？”傅有德一看，說：“是。”和尚說：“是不是我和尚偷你的？”傅有德說：“我也沒敢說你老人家偷我的。”和尚用手一指說：“你來看，偷金子的人來了。”傅有德抬頭一看，見外面一個少年的男子，穿的衣服平常，後面跟定一個婦人，傅有德說：“果然是樹林子給我藥吃的人。”那人兩眼發直，直奔天興店而來。

不知是怎麼一段隱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